

“博科圣地”的演进与扩散： 原因和机制^{*}

宁 彧 曾向红

内容提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尘嚣甚上，其中博科圣地是影响尼日利亚乃至萨赫勒西部地区和平稳定的长久之痛。在解释博科圣地为何能长期生存并实现扩散时，非洲政府能力不足这一“机会因素”获得学界共识。然而，即使尼日利亚与周边国家加强反恐合作，博科圣地却依然能保持较强的组织活跃度，对于这一现象，有必要予以适当澄清。本文在回顾博科圣地演进历程与扩散轨迹的基础上，围绕“怨恨”和“机会”分析了该组织生存与扩散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基于“习得－模仿－学习－创新”的韧性机制，以此理解博科圣地的内在独特性。通过研究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原因和机制，有助于从微观角度实现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主义的针对性治理。

关键词 博科圣地 尼日利亚 极端主义 地区安全 韧性

作者简介 宁彧，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兰州 730000）；曾向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 730000）。

“博科圣地”（Boko Haram）诞生于2002年，在2009年7月迈杜古里暴乱中才为外界所熟知。随后，在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的领导下，博科圣地与尼日利亚政府展开了全面对抗，其影响范围也逐渐从尼日利亚扩散至乍得湖周边地区，其活动所造成的伤亡人数一度超过伊斯兰国。^①2015年3月，博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合作升级版的对策研究”（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1lzujbkyjd002、21lzujbkyjh002）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IEP,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5*, Sydney: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5, p. 4.

圣地在效忠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Abu Bakr al-Baghdadi) 后改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 (Islamic State West Africa Province, 下文简称“西非省”), 但理念与实践的分歧使该组织走向分裂, 谢考另立“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 (JAS, 简称“谢考派”) ①, 此后谢考派与西非省围绕“圣战”领导权的争夺加重了萨赫勒西部安全局势的动荡。2021 年 5 月, 谢考死亡, 西非省劝降策略失败后, 谢考余部与西非省的关系走向, 以及伊斯兰国借西非省的还魂举动, 不仅对 2021 年初中尼安全合作共识形成严峻挑战, 更对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提出更高要求。截至当下, 博科圣地在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萨赫勒西部地区已存在近二十年, 且在各方打击下依然具备相当的生存实力与扩散能力。因此, 对这一问题的持续追踪也就十分必要。

目前, 国内外学界对博科圣地均保持一定关注, 相比国外研究的政策化倾向, 国内对该议题的讨论更具学理性。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面对博科圣地进行结构性分析, 在问题源起、国家治理、安全影响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并基本就归因达成如下共识: 贫困与落后是非洲动荡、冲突乃至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冲突起源的“斗争继承说”② “宗教矛盾论”③ “宗教认同论”④ 等不同解释路径。结构化分析虽然有益于对问题的整体把握, 但较少关注组织的个性化差异或许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 即在安全治理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普遍存在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 且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内在发展机制相同。事实上, 从演进与扩散的时空角度来看, 博科圣地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同类组织相比有其自身特色。为此,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组织发展的微观视角出发, 分析博科圣地生存、扩散的原因与机制。

-
- ① 学界的这一命名主要为了与此前的博科圣地 (已更名为西非省) 有所区别, 后文为方便行文, 将用谢考派代称。参见 Vincent Foucher, “The Islamic State Franchises in Africa: Lessons from Lake Chad,”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October 2020,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west-africa/nigeria/islamic-state-franchises-africa-lessons-lake-chad>. 另外, 由于谢考派仍保留对伊斯兰国的效忠, 对于西非省与谢考派的关系定位, 仍倾向于在原有的博科圣地组织框架内审视, 二者是一种派系关系。参见 Omar S Mahmood and Ndubuisi Christian Ani, *Factional Dynamics within Boko Haram*, Addis Ababa: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July 2018, pp. 15-18.
- ② 刘鸿武、杨广生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探析》, 《西亚非洲》2013 年第 4 期, 第 54—70 页。
- ③ 李文刚 《尼日利亚宗教问题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不利影响》, 《西亚非洲》2007 年第 11 期, 第 31—36 页; 李维建 《解读“博科圣地”: 宗教研究的视角》, 《西亚非洲》2015 年第 1 期, 第 112—127 页。
- ④ 李文刚 《非洲伊斯兰教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西亚非洲》2010 年第 5 期, 第 39 页; 李文刚 《“博科圣地”的演变与尼日利亚反恐政策评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 第 60 页。

博科圣地的纵向演进

2009年7月，迈杜古里暴乱成为博科圣地被外界所熟知的标志性事件，但其并非是一支始于暴力、终于暴力的武装团体。纵观博科圣地的历史轨迹，该组织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缓慢发展、快速发展、依附发展、分裂对立五个阶段。

（一）博科圣地的初步发展期（2002—2009年）

博科圣地源于阿布巴卡尔·拉万（Abubakar Rawan）领导的宗教团体“穆斯林青年组织”（Ahlulsunna wal’ jamaah hijra），2002年拉万前往沙特深造，穆罕穆德·优素福（Mohamed Yusuf）取得领导权后，该组织便开始带有浓重的优素福色彩。优素福判断，政治合作比宗教呼吁更有前途。当时，尼日利亚北方政治家对优素福的认识在于两方面：一是资助博科圣地充当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①于是，优素福及其追随者成为阿里·马杜·谢里夫（Ali Modu Sheriff）参与选举的“政治暴徒”，^②不仅为谢里夫的竞选造势，而且向竞选对手实施舆论攻击。^③作为交换，谢里夫当选后任命优素福的门徒哈吉·布吉·福伊（Alhaji Buji Foi）为该州宗教事务部部长，^④而且为优素福支付了组织急需的资金与物资报酬。^⑤二是以“金钱换稳定”谋求政治连任。为此，卡诺州、包奇州州长相继为优素福献金，^⑥甚至部分组织成员还是政治精英的后代。^⑦

2003—2004年，博科圣地松散的组织结构为内部激进势力提供了挑战优素福的空间。一是以穆罕穆德·阿里（Mohammed Ali）为首的“先知的追随者”。

- ①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5, p. 79.
- ② Wisdom Oghosa Iyekekpolo, "Boko Haram: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12, 2016, p. 2221.
- ③ ICG, *Curbing Violence in Nigeria (II):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pril 2014, p. 11.
- ④ Caroline Varin, *Boko Haram and the War on Terror*, Santa Barbara: Praeger, 2016, p. 59.
- ⑤ Freedom Onuoha, "Boko Haram and the Evolving Salafi Jihadist Threat in Nigeria," in Marc - Antoine Pérouse de Montclos (ed.), *Boko Haram: Islamism, Politics, Security and The State in Nigeria*, Leiden: African Studies Centre, 2014, p. 166.
- ⑥ Samuel Oyewole, "Boko Haram and the Challenges of Nigeria's War on Terror," *Defense and Security Analysis*, Vol. 29, No. 3, 2013, p. 256.
- ⑦ Kyari Mohammed, "The Message and Methods of Boko Haram," in Marc - Antoine Pérouse de Montclos (ed.), *Boko Haram: Islamism, Politics, Security and The State in Nigeria*, p. 12; Andrew Walker, *What Is Boko Haram?*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une 2012, p. 3.

阿里始终怀疑优素福亲近政治的态度,遂与优素福分道扬镳以践行“希吉拉”(Hijra),但其模仿塔利班活动方式的举措引起地方政府警觉。^①二是以谢考为首的极端势力。早在 2004 年,谢考领导的极端派便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但以失败告终,优素福甚至为此逃亡沙特。2005 年初,优素福获准回国,在各方资助下筹建大本营伊本·泰米叶清真寺,其不仅塑造了“国中之国”的组织体系,^②而且凝练了“反西方教育”的意识形态。同年 9 月,丹麦《日德兰邮报》(Jyllands - Posten)刊登先知漫画肖像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穆斯林的愤慨,尼日利亚国内受到波及,宗教冲突引发了奥尼查(Onitsha)惨案。^③该事件后,优素福的激进思想开始得到国内穆斯林民众的追随,^④其中不乏极端狂热分子。为防止事态恶化,联邦政府向北方各州发布“宗教警察”禁令,^⑤宗教不满因此加剧。2007—2008 年间,尼日利亚国内伊斯兰运动风起云涌,受此影响,优素福思想逐步异化,^⑥围绕“是否接受西方教育”“如何践行萨拉菲主义”,优素福与国内主流宗教展开辩论,^⑦并自我塑造出“尼日利亚圣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先驱”的极端形象。^⑧

迈杜古里暴乱是一系列矛盾激化的“恶之花”,而博尔诺州政府出台的“摩托头盔令”则是暴乱的导火索。州政府认为,博科圣地成员拒不佩戴头盔是对政府的蔑视,强制无效后双方矛盾彻底爆发。当时,除迈杜古里大本营外,包奇州、约贝州、卡诺州等地先后发生暴乱。政府方面的快速反应使暴乱得以迅速平

-
- ① Abdullahi Bego, “‘Taliban’ of Nigeria: Who Are They?” *Nigeria Master Web*, January 3, 2004, <http://www.nigeriamasterweb.com/TalibanOfNigeria.html> [2021-05-02]. 虽然博科圣地在 2003 年时曾被称为“尼日利亚塔利班”,但据时任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证实,博科圣地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当时并未产生联系。参见 Andrew Walker, *What Is Boko Haram?*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une 2012, p. 3.
- ② 李维建《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第 114 页。
- ③ AP, “Nigerian Christians Mob Muslim, Blame for World’s Problems,” *Fox News*, February 23, 2006, <http://www.foxnews.com/story/2006/02/23/nigerian-christians-mob-muslims-blame-for-world-problems.html> [2021-03-21].
- ④ Atta Barkindo, “Understanding Boko Haram’s Factional Structure,” *Jane’s Terrorism and Insurgency Monitor*, May 24, 2016, p. 3.
- ⑤ Amidu Sanni, “Institutionalising Terror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Polity: The Nigerian Youth and the Cosmos of Violence,” *African Development*, Vol. 36, No. 3 and 4, 2011, p. 48.
- ⑥ Sani Umar, “The Popular Discourses of Salafi Radicalism and Salafi Counter-Radicalism in Nigeria: A Case Study of Boko Haram,” *Journal of Religious in Africa*, Vol. 42, Fasc. 2, 2012, p. 126.
- ⑦ Abimbola Adesoji, “The Boko Haram Uprising and Islamic Revivalism in Nigeria,” *African Spectrum*, Vol. 45, No. 2, 2010, p. 100.
- ⑧ Jacob Zenn, “Nigerian al-Qaedaism,” *Hudson Institute*, March 11, 2014,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0172-nigerian-al-qaedaism> [2021-03-25].

息，包括优素福在内千余名博科圣地成员遭处决，政府被指控滥用暴力直接成为继任者建构报复性话语的契机。

（二）博科圣地的缓慢发展期（2010—2012 年）

迈杜古里暴乱后，谢考以其资历和卡努里（Kanuri）身份击败最大竞争对手马曼·努尔（Mamman Nur）。^① 领导人交接完成后，谢考以“复仇”为旗号对谢里夫所在的全尼日利亚人民党、博尔诺州宗教领袖、氏族领导展开报复。^② 与此同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领导人阿卜德尔马莱克·德罗克戴尔（Abdelmalek Droukdel）表示将向博科圣地提供武器、训练人员。^③ 2010 年 9 月，“复仇之战”在包奇州的一座监狱打响，2010 年圣诞夜，谢考又将复仇矛头指向宗教领域。^④ 2011 年 4 月总统换届时，博科圣地再次利用北方对总统选举的不满情绪，宣扬穆斯林与基督徒、南方与北方的矛盾对立，以破坏南北轮流规制为由进一步将冲突扩大化。^⑤

2011 年 6 月，在尼日利亚警察局局长哈菲兹·林姆（Hafiz Ringim）的主导下，军方、情报、海关、特警等机构共同成立了“联合特遣队”（Joint Task Force），^⑥ 政府的强力措施激起博科圣地的疯狂报复，不仅发动了针对林姆局长的暗杀，而且在 8 月 26 日袭击了位于阿布贾的联合国办公大楼，并对政府的和谈信号施以暴力回应。短时期内，博科圣地的破坏力使政府束手无策。2011 年底，博尔诺、约贝、尼日尔等北方州进入紧急状态。作为回应，谢考于 2012 年初在约贝、阿达马瓦、贡贝、卡诺等州实施宗教清洗。

谢考发起的无差别暴力攻击引起组织内部的强烈不满，努尔等人暗中成立新组织“安萨鲁”（Ansaru），以借政府之手驱逐谢考，并利用马里内战的时机获得外部资源扶持。^⑦ 但好景不长，2013 年 1—2 月，法国军队实施的“薮猫行动”（Operation Serval）使盘踞在马里北部的极端组织分崩离析，随后安萨鲁选择并

①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59.

② J. Pe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 Washington D. C.: Africa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April 2012, p. 4; Human Rights Watch, *Spiraling Violence: Boko Haram Attacks and Security Force Abuses in Nigeri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October 2012, p. 53.

③ J. Pe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 p. 3.

④ Caroline Varin, *Boko Hara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 64.

⑤ Benjamin Maiangwa and Ufo Okeke Uzodike,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Boko Haram Terrorism*, Doha: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July 2012, p. 3.

⑥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111.

⑦ Nima Elbagir, Paul Cruickshank and Mohammed Tawfeeq, "Boko Haram Purportedly Pledges Allegiance to ISIS," *CNN*, March 9, 2015, <http://edition.cnn.com/2015/03/07/africa/nigeria-boko-haram-isis/> [2015-03-30].

入谢考派。迫于形势，谢考不得不接受反对势力入伙，一是联邦政府加强了军事压力，组织高层或被捕，或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二是以元老穆罕默德·马尔万（Muhammad Marwan）、阿布·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Abu Mohammed Ibn Abdulaziz）为代表的主和派绕开谢考与政府达成单方面停火协议。^① 不过，随着主和派的剥离与反对派的合并，此时的博科圣地空前团结，这也为该组织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博科圣地的快速发展期（2013—2015 年）

由于安萨鲁回归、主和派剥离，谢考在这一时期实现对组织的完全掌控，进而领导博科圣地开始与联邦政府展开全面对抗。2013 年 4 月，博科圣地袭击了巴卡的一处军方哨所，从而拉开对抗的序幕。随后，谢考相继在博尔诺、阿达马瓦、约贝等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联邦政府于 5 月 15 日督促军方重点攻击博科圣地的盘踞之所桑比萨森林，迫使谢考走向谈判桌。2013 年 5 月，科特迪瓦会谈成为博科圣地问题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尚存和谈希冀，但是美国对博科圣地的恐怖主义标签，使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成为谢考质疑政府诚意的关键点，政府与博科圣地的对抗全面升级。政府方面，通过军民联合强化武力压制手段。2013 年 6 月中旬，因此前巴卡袭击暴露出军民不信任危机，联合特遣队的合法性颇受质疑，^② “平民联合特遣队”（Civilian JTF）应运而生。^③ 8 月中旬，在博科圣地活跃的博尔诺、约贝、阿达马瓦州等地，政府军开始取代军警联合特遣队，此举标志武力升级。于是，博科圣地采取了全面、无差别的报复行为，以 2014 年 4 月 14 日发生的奇博克人质事件最具影响力，219 名女生被绑架。此后，博科圣地的暴力攻击显著增多，仅伤亡百余人的事件就达 7 起，尼日利亚国内安全态势极度堪忧。

2014 年 6 月 29 日“伊斯兰国”成立，这对博科圣地而言是一个绝佳的学习模板，该组织的斗争形式也开始转向攻坚战。2014 年 6—8 月，与平民特遣队激

① Ibrahim Mshelizza, “Boko Haram Commander Declares Nigeria Ceasefire,” *Reuters*, January 29, 20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nigeria-islamists/boko-haram-commander-declares-nigeria-ceasefire-idUSBRE90R0V020130128> [2021-04-06].

② 巴卡袭击发生后，当地居民普遍质疑政府军所采取的焦土战术破坏性过大，军方反而指责当地居民帮助博科圣地，此事引发了当地民众与政府军之间的互不信任。See Yahaya Ibrahim, “Baga Massacre: Survivors Tell Their Stories,” *Daily Trust*, April 27, 2013, <https://www.dailytrust.com.ng/weekly/index.php/top-stories/12418-baga-massacre-survivors-tell-their-stories> [2021-04-06]; Adam Nossiter, “Massacre in Nigeria Spurs Outcry Over Military Tactic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4/30/world/africa/outcry-over-military-tactics-after-massacre-in-nigeria.html> [2021-04-06].

③ ICG, *Curbing Violence in Nigeria (II):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pp. 34–35.

战多日后，博科圣地占领了丹博阿和果扎，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① 2014年9月至2015年初是博科圣地实施领土扩张的重要阶段，这期间一度控制了一个完整的尼日利亚地方政府行政区，^② 此后进一步攻占了巴马、穆比埃，并在2015年初制造巴卡大屠杀，掀起了全面对抗的高潮。

（四）博科圣地的依附发展期（2015—2016年）

博科圣地的膨胀极大地刺激了尼日利亚政府的反恐决心，此前饱受诟病的地区反恐合作迅速推进，多国联合部队部署到位。由于面临内部军事压力，谢考急需外部力量的支持。2015年3月，谢考宣誓效忠伊斯兰国，这一事件成为博科圣地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依附伊斯兰国虽然解决了“圣战”认同问题，但是组织内部关于发展路径的分歧彻底爆发，造成组织分裂，致使博科圣地由盛及衰。

2015年3月7日，谢考向巴格达迪表示效忠，并于次月改名“伊斯兰国西非省”，博科圣地一举成为伊斯兰国的最大分支。3月12日，博科圣地得到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阿德纳尼（Abu Mohammed al Adnani）的公开声援，获得了长期缺失的“圣战”认同与前所未有的声势，^③ 吸引了不少前安萨鲁成员回归。但是，效忠并未给博科圣地带来实质性好处，军事失利接踵而来，甚至丢失了重要据点桑比萨森林。至2015年9月，博科圣地基本失去了与政府全面对抗的基础实力。

2016年4月后，谢考与博科圣地更遭打击。领导人哈立德·巴纳维（Khalid al - Barnawi）被捕，随后伊斯兰国宣布阿布·巴纳维（Abu Musab Barnawi）^④ 担任西非省瓦利（Wali）。谢考之所以失去伊斯兰国的信任，主要在于自身特立独行的风格，即不仅拒绝放弃儿童兵，而且对伊斯兰国禁止使用女性炸弹客、派兵保卫“伊斯兰国的黎波里省”（ISTP）的命令置若罔闻。在伊斯兰国看来，谢考已成为一个不听指挥的下级。此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支持下的安萨鲁与伊斯兰国支持下的阿布·巴纳维联合向谢考发难，谢考只能另立组织，两派分

① BBC, “Boko Haram Declares ‘Islamic State’ in Northern Nigeria,” *BBC News*, August 25, 2014,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8925484> [2021-04-10].

② J. Peter Pham, “Boko Haram: The Strategic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 7, No. 1, 2016, p. 11.

③ Lauren Ploch Blanchard and Christopher M. Blanchard, “Nigeria’s Boko Haram and the Islamic State,” *CRS Insights*, March 13, 2015, <https://fas.org/sgp/crs/row/IN10242.pdf> [2021-04-11].

④ 阿布·巴纳维是穆罕默德·优素福的儿子。See Ludovica Iaccino, “Boko Haram Splits as Abubakar Shekau and Abu Musab al - Barnawi Fight for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October 17, 2016, <http://www.ibtimes.co.uk/boko-haram-splits-abubakar-shekau-abu-musab-al-barnawi-fight-leadership-1574271> [2021-04-12].

裂。9 月 9 日，西非省与谢考派爆发冲突，伊斯兰国参与协调，并希望双方保持和平态势，但仍暗中向巴纳维施以援手。至此，谢考与西非省彻底决裂。

（五）“博科圣地”的分裂对立期（2017 年至今）

伊斯兰国的调解看似平息了武力冲突，^①但两派对地区“圣战”领导权仍明争暗斗。一方面，双方展开舆论斗争。从 2017 年开始，为加强自身稍弱的实力，谢考派长期依傍伊斯兰国的宣传渠道，而且模仿伊斯兰国的行为方式以吸引注意力。^②作为嫡系，西非省得到伊斯兰国的大力扶持，使谢考派遭遇行动与宣传上的无视。在部分公开场合，西非省领导人巴纳维与努尔对谢考大加指责，矛盾在 2018 年 6 月达到顶点。^③另一方面，双方竞相展现袭击策略。2017 年间袭击迈杜古里清真寺、坚持使用女性炸弹客等行动凸显自杀性袭击与平民目标依旧是谢考派的主流策略。^④与之相比，西非省在 2017 年后的行动能力大幅提高，专业性与“伊斯兰国化”倾向明显，其中以借鉴中东地区极端组织利用无人机获取情报，实践长途奔袭与瞒天过海的游击战术最具代表性。从 2018 年底袭击巴加多国联合部队营地，到 2019 年 5—6 月袭击政府军事基地，西非省对政府军取得部分胜利。^⑤

由于伊斯兰国对控制权的态度日益强硬，^⑥西非省的自主性逐渐减弱，且这一趋势随着巴格达迪死亡，伊斯兰国转移萨赫勒后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一是伊斯兰国主导西非省内部的权力关系。2018 年 9 月，针对达普奇人质事件的处理，组织内部形成了冲突派与和谈派，随着伊斯兰国支持的冲突派占据上风，努尔因温和态度遭处决。^⑦不久后，与努尔同一阵营的阿布·巴纳维也被伊斯兰国的亲信取代。^⑧借助西非省的内部动荡，谢考扶持以布达马人（Buduma，属卡努里族）为主体的巴库拉（Bakura），再次激起内部矛盾。^⑨二是伊斯兰国欲依托

①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May 2019, p. 7.

② Omar S Mahmood and Ndubuisi Christian Ani, *Factional Dynamics within Boko Haram*, p. 16.

③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7.

④ Omar S Mahmood and Ndubuisi Christian Ani, *Factional Dynamics within Boko Haram*, p. 20.

⑤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12.

⑥ Vincent Foucher, *The Islamic State Franchises in Africa: Lesson from Lake Chad*, p. 7.

⑦ Remadji Hoinathy, “Boko Haram’s Resurgence in Chad,”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ay 6, 2019,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boko-harams-resurgence-in-chad> [2021-04-10].

⑧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1.

⑨ Jacob Zenn, “Is the ‘Bakura Faction’ Boko Haram’s New Force Enhancer Around Lake Chad?”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January 28, 202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is-the-bakura-faction-boko-harams-new-force-enhancer-around-lake-chad/> [2021-04-10].

西非省借壳还魂。在伊斯兰国主导下，西非省于 2019 年开始同阿德南·萨赫拉维 (Adnan al-Sahrawi) 的“大撒哈拉伊斯兰国” (ISGS)，乃至与谢考派进行整合，^① 其目的便是重塑萨赫勒西部“圣战”格局。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非省与谢考派不约而同地就疫情进行公开叙事，谢考凭借宣扬“精神免疫法”主打“安全”，^② 西非省则借疫情之机提出“复兴”，^③ 双方采取追随策略暗示着派系合作的潜在空间。不过，这种“合作”仅是行动时间上的巧合，双方的武力冲突从未停止。2021 年 5 月，在西非省的围攻下谢考自杀身亡，部分谢考派成员转而投降政府军，但仍有谢考追随者继续与西非省对抗。

博科圣地的横向扩散

博科圣地的横向扩散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从活动轨迹上看，该组织具有跨界资源动员的强烈诉求，以及对多国联合部队成员国家报复的行动能力；二是从外部联系上看，该组织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组织存在联系，以此获取外部支持。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萨赫勒西部地区的安全问题逐步蔓延，但扩散的地缘维度暂时有限。

(一) 博科圣地的扩散策略与跨界轨迹

博科圣地的地区化发展基本围绕资源动员逐步展开，最终却演变为对多国联合部队成员国的打击报复。从地缘轨迹来看，喀麦隆北部的极北地区 (Far North)、尼日尔东南部的迪法 (Diffa)，以及乍得西部地区均是该组织招募人员与资金的通道，参与马里内战则是该组织地区化发展的一次尝试。

首先，喀麦隆极北地区是博科圣地人员与资金的主要来源地。早在 2004 年便有成员在此宣扬极端思想，^④ 哈立德·巴纳维也曾在此进行人员招募。2010—2014 年，博科圣地在当地建立了宣传与招募网络，并通过走私燃料、毒品、药

①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13.

② Yusuf Anka, “Abubakar Shekau Mocks World Leaders And Derides Social Distancing in New Audio Message,” *HumAngle*, April 15, 2020, <https://humangle.ng/abubakar-shekau-mocks-world-leaders-and-derides-social-distancing-in-new-audio-message/> [2021-04-12].

③ Olawale Ismael, *COVID-19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 the Lake Chad Basin*, N’Djamena: UNDP, 2021, p. 6.

④ ICG, *Northern Nigeria: Background to Conflict*,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0, p. 40.

品、汽车零部件等物品笼络资金，这种非法交易与正常商贸同步进行，隐蔽性极强。^① 通过上述渠道，博科圣地可以获取从利比亚、乍得等国流出的武器装备。^② 具体行动方面，博科圣地先后数次实施跨境绑架以勒索赎金。据估计，仅绑架 7 名法国公民的赎金便高达 300 万美元。^③ 2016 年后，博科圣地加大对喀麦隆的袭击频度与烈度，在与喀麦隆军方交火的同时，还制造多起屠杀平民事件。^④ 其目的不仅是转移国内军事压力，也是暴力回击地区反恐合作，更是响应所谓的“国际圣战”。博科圣地分裂后，西非省秉承“国际圣战”理念，依然在喀麦隆境内延续暴力。^⑤

其次，尼日尔迪法是博科圣地的重要后援地。作为卡努里聚集区，迪法是该组织重要的人员招募区。优素福时代，一度有数千追随者从迪法前往迈杜古里加入博科圣地。迈杜古里暴乱时，不少信徒不惜变卖家产前去支援，到 2014 年时，依然有数百名卡努里青年为谋生而加入组织。^⑥ 此外，博科圣地还将此地视为休整的避难所。2003 年底卡纳马冲突、2009 年迈杜古里暴乱、2013 年马里撤退，乃至日常躲避政府军攻击，迪法都是首选避难所。^⑦ 作为联系国际恐怖主义资源的前哨，尼日尔是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联结点，^⑧ 其境内活跃着“血盟旅”（al-Mulathamun Battalion）、“蒙面旅”（Masked Battalion）、“西非圣战统一组织”（MUJAO）等多支极端组织，博科圣地从中不仅能获取物质性资助，还能汲取国际圣战理念。2016 年后，由伊斯兰国主导，西非省在尼日尔逐步与“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进行整合。^⑨ 对此，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分歧，^⑩ 使尼日尔失去解决问题的先机。

再次，作为博科圣地曾经招募人员与向东联系的通道之一，乍得已成为该组织暴恐袭击的重点区域。2011 年 10 月的一次抓捕行动中，950 名涉案成员大多

- ① ICG, *Cameroon: Confronting Boko Haram*,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ovember 2016, pp. 9 – 10.
- ② Jacob Zenn, *Boko Haram: Recruitment, Financing, and Arms Trafficking in the Lake Chad Region*, New York: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October 2014, p. 9.
- ③ BBC, “Nigeria’s Boko Haram ‘Got \$3M Ransom’ to Free Hostages,” *BBC News*, April 27,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2320077> [2021-04-12].
- ④ ICG, *Cameroon: Confronting Boko Haram*, pp. 10 – 13.
- ⑤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13.
- ⑥ ICG, *Niger and Boko Haram: Beyond Counter-Insurgency*,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February 2017, pp. 5 – 9.
- ⑦ ICG, *Niger and Boko Haram: Beyond Counter-Insurgency*, p. 5;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90.
- ⑧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89.
- ⑨ ICG,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 p. 13.
- ⑩ ICG, *Niger and Boko Haram: Beyond Counter-Insurgency*, pp. 8 – 9.

来自乍得和苏丹。^①而与索马里青年党的联系或进一步说明博科圣地通过乍得打通东向联系。^②作为回应，出于保护经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进入喀麦隆杜阿拉油气管道的目的，乍得政府第一时间出兵喀麦隆，且在多国联合部队中的军事占比仅次于尼日利亚，但军事手段激化了博科圣地的报复情绪。自2015年2月博科圣地在乍得恩戈布发动首次袭击后，首都恩贾梅纳先后遭遇多次自杀性袭击。随着地区反恐合作成效渐显，博科圣地在2016—2017年间袭扰频率明显下降，部分乍得籍成员退出组织。2018年后，博科圣地引发乍得安全局势逐步恶化：一是阿布·巴纳维与西非省的战术从自杀性袭击转向劫掠乍得湖区附近的村庄，以及突袭军营；二是谢考与阿布·巴纳维角逐“圣战”领导权，使乍得湖区安全形势恶化。^③而随着谢考身亡，其残部与西非省的关系影响着地区安全走向。

最后，参与马里危机是博科圣地为数不多践行区域“圣战”的经历，也是博科圣地通过行动淡化理念分歧的尝试。2012年马里危机是活跃于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合作“圣战”的结果。在博科圣地内部，安萨鲁在此接受“圣战”洗礼，谢考也为此在国内予以声援。^④随着巴纳维与谢考分裂，2016年后至今博科圣地与马里的关系出现了些许新情况：一是伊斯兰国存在渐强，在其主导下西非省对“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进行整合后，后者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境内的活动名义上已纳入西非省；二是前西非省领导人阿布·巴纳维失势后，正接触马里境内的极端主义者，有另立组织、进一步扩大博科圣地地区化发展的态势。^⑤

（二）博科圣地与萨赫勒“动荡弧”的外部联系

作为工具性概念，萨赫勒极端主义“动荡弧”（Arc of Instability）揭示了萨赫勒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组成单元、互动类型、互动表现。^⑥基于对动荡弧的认识，博科圣地的横向扩散在地缘轨迹中包含极端组织在人员交流、资金筹取、

-
- ① Kingsley Omonobi, “Bombing: Military Authorities Arrest 950 Chadians, Nigerians, Sudanese,” *Vanguard*, October 1, 2011,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11/10/bombings-military-authorities-arrest-950-chadians-nigeriens-sudanese/> [2021-04-20].
- ② J. Perter Pham, *Boko Haram's Evolving Threat*, p. 6.
- ③ Remadji Hoinathy, “Boko Haram's Resurgence in Chad,”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May 6, 2019,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boko-harams-resurgence-in-chad> [2021-04-21].
- ④ Caroline Varin, *Boko Hara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 72.
- ⑤ Jacob Zenn, “Where Exactly is the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24, 2019, <https://www.cfr.org/blog/where-exactly-islamic-state-west-africa> [2021-04-21].
- ⑥ 王涛、鲍家政《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西亚非洲》2019年第2期，第122—128页。

理念共识等方面互相支持，随之以跨界活动的方式进一步巩固萨赫勒地区的动荡状态。

1. 博科圣地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关系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源于“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2002 年，该组织领导人纳比尔·萨赫拉乌伊（Nabil Sahraoui）派遣阿马里·赛伊菲（Ammari Saifi）与穆赫塔尔·贝尔穆赫塔尔（Mokhtar Belmokhtar）南下成立“萨赫勒分支”，并与博科圣地建立了联系，^①这一关系曾得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认定。^②

首先，对博科圣地的物质资助。迈杜古里暴乱后，经阿布·扎伊德（Abu Zeid）介绍，哈立德·巴纳维向德罗克戴尔表达效忠意向，希望提升现存组织成员的战术水平。^③双方合作的细节无从知晓，但通过 2010 年 6 月 14 日德罗克戴尔在接受阿拉伯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的表态可以推测，谢考之所以有能力在 2010 年卷土重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德罗克戴尔的援助。^④此外，博科圣地成员（主要为安萨鲁）还在马里危机期间多批次前往贝尔穆赫塔尔等人控制的地区获取援助、接受训练。^⑤

其次，与博科圣地联合行动。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贝尔穆赫塔尔与哈立德·巴纳维相继在尼亚美、尼日利亚科贝州、卡诺州策划多起绑架案。^⑥但是，这种合作仅仅是贝尔穆赫塔尔热衷于以“圣战”之名，行非法之事，目的是聚敛资财。^⑦另外，2011 年 6 月和 8 月，阿布贾发生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同样有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身影，这也被认为是 2007 年 12 月阿尔及利亚联合国

① 王晋 《“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② Erin Foster – Bowser and Angelia Sanders,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Sahel and Beyond: AQIM, Boko Haram and al Shabaab*, Hague: Civil – Military Fusion Centre, April 2012, p. 10.

③ “Letter from Abdallah Abu Zayd Abd – al – Hamid to Abu Mus ab Abd – al – Wadud,” U. S. Office of the Direc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nuary 18, 2017, [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ubl2017/english/Letter% 20from% 20Abdallah% 20Abu% 20Zayd% 20Abd – al – Hamid% 20to% 20Abu% 20Mus% 20ab% 20Abd – al – Wadud. pdf](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ubl2017/english/Letter%20from%20Abdallah%20Abu%20Zayd%20Abd-al-Hamid%20to%20Abu%20Mus%20ab%20Abd-al-Wadud.pdf) [2021 – 04 – 13].

④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66.

⑤ Sudarsan Raghavan, “Nigerian Islamist Militants Return from Mali with Weapons, Skill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1, 201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frica/nigerian-islamist-militants-return-from-mali-with-weapons-skills/2013/05/31/d377579e – c628 – 11e2 – 9cd9 – 3b9a22a4000a_story. html? utm_term = . 0e2386c0636e](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frica/nigerian-islamist-militants-return-from-mali-with-weapons-skills/2013/05/31/d377579e-c628-11e2-9cd9-3b9a22a4000a_story.html?utm_term=.0e2386c0636e) [2021 – 04 – 13].

⑥ Raffaello Pantucci and Sasha Jespersen, *From Boko Haram to Ansaru: The Evolution of Nigerian Jihad*,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April 2015, p. 27.

⑦ 王晋 《“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第 56 页。

机构炸弹袭击事件的博科圣地版。^① 马里危机时，安萨鲁不仅通过袭击尼日利亚政府军声援马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② 而且邀请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员加入。^③

最后，影响博科圣地的发展。萨赫勒分支的内部分化也在影响博科圣地，其中扎伊德更像一名传统“圣战者”。以哈立德·巴纳维为代表的安萨鲁与扎伊德关系较好，并接受后者的“国际圣战”思想，目标直指尼日利亚政府与基督教；谢考则与贝尔穆赫塔尔相似，更具犯罪主义特性。^④ 巴卡汗行动后，扎伊德被法军击毙、贝尔穆赫塔尔另组“血盟旅”、德罗克戴尔销声匿迹，安萨鲁与博科圣地均失去重要外援，此后博科圣地不仅未能再次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后者对谢考的暴行还颇有微词，并发布“法特瓦”指责谢考。^⑤

2. 博科圣地与索马里青年党的关系

索马里青年党也是博科圣地在萨赫勒地区的盟友，对此非盟索马里特派团（African Union Mission in Somalia）高度关注。^⑥ 青年党衍生于1984年的“伊斯兰联盟”（Al-Ittihad al-Islami, AIAI），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的索马里内战，斗争经验丰富。2012年由艾哈迈德·戈达内（Ahmad Godane）宣布加入“基地”组织。由于地处非洲之角，青年党同博科圣地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它对博科圣地仍有一定影响。

一方面，提高了博科圣地的战术水平。2011年6月和8月，阿布贾发生的自杀性炸弹袭击同样源自青年党，此后这一方式成为谢考及博科圣地实施恐怖袭击的主要手段。战术传承上，“基地”组织是自杀性炸弹战术的始作俑者，青年党则将这一战术引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并成为青年党非洲“圣战”身份的标志。在阿布贾首次袭击事件中，行动策划者努尔与“人弹”均在索马里接受过相关训练。^⑦

另一方面，作为博科圣地的效仿对象。这种效仿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向青

- ①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167.
- ②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170.
- ③ Jacob Zenn, *Boko Haram: Recruitment, Financing, and Arms Trafficking in the Lake Chad Region*, New York: 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 October 2014, p. 6.
- ④ Virginia Comolli, *Boko Haram: Nigeria's Islamist Insurgency*, p. 83.
- ⑤ Jacob Zenn, "Nigerian al-Qaedaism," *Hudson Institute*, March 11, 2014,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0172-nigerian-al-qaedaism-2021-04-15>.
- ⑥ Stig Jarle Hansen, *Al-Shabaab in Somalia: The History of Ideology of a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2005-2012*,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3, p. 136.
- ⑦ Stephanie Busari, "Boko Haram Sought Terror Training in Somalia, Security Chief Says," *CNN*, February 26, 2016, <https://edition.cnn.com/2016/02/25/africa/boko-haram-al-shabaab-somalia/index.html> [2021-04-15].

年党“致敬”，即在发动自杀性攻击与利用网络论坛方面照搬青年党的行为方式。^① 二是组织建构的模仿学习。青年党是一支具有明显反政府武装属性的极端组织，不仅极为注重常规游击战术，甚至不惜与政府军展开攻坚战，具有极强的掠夺性，^② 而且还曾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③ 并利用索马里国内的混乱局面短暂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④ 因此在人员和战术的基础上，博科圣地很可能部分学习到青年党的基层管理理念并逐一实践。

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主要原因

博科圣地既是尼日利亚国内长期积怨的恶果，又是特定时机下这一恶果集中爆发的产物，“怨恨”与“机会”对此均有解释空间，^⑤ 而两者互构体现出该组织对尼日利亚国内环境的基本判定，进而成为其维系生存的动员能力和推动发展的理念与行动。

（一）极端主义的生存与扩散 “怨恨”和“机会”

现有对“怨恨”与“机会”的解释重在关注极端主义的兴起，但这两种解释同样适用于分析极端主义的生存与扩散。当极端主义的发展处于低谷时，依然希望通过“怨恨”与“机会”共同作用以求东山再起，而扩散的实现则更为直接，诸如打击报复中的“怨恨”，以及伺机而动中的“机会”等。

具体而言，“怨恨”来自泰德·格尔（Ted Gurr）的“挫折—攻击”理论。^⑥ “挫折”大多产生于民族、宗教、文化，反映出特定群体遭受的“相对剥夺”。相对剥夺也称“结构性紧张论”，强调冲突起源于某种形式的结构性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人的心理怨恨。^⑦ 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则提出稀有地位、权力、资源分配不公是引发冲突的根源，并以被剥夺者对这种不公制度的认识为基

① Shannon Connel, “To Be or Not to Be: Is Boko Haram a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3, Issue 3, 2012, p. 89.

②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177.

③ 宁彧、王涛 《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世界民族》2017 年第 3 期，第 39 页。

④ Rob Wise, *Al-Shabaab*,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11, p. 3.

⑤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27.

⑥ Ted Gurr,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Civil Violence,”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2, 1968, p. 249.

⑦ 胡雨 《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政治伊斯兰生成机制》，《国际论坛》2009 年第 3 期，第 7—8 页。

准，强调丧失合法性是现存不平等体系爆发冲突的关键前提。^① 也就是说，当社会结构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时候，有着相似客观地位的人就会形成具有共同利益和自我意识的群体，^② 而争取利益的手段就是暴力冲突。因此，占有稀缺资源是群体成员合法性认同的基础，并构成群体成员的共同愿望。这种共同愿望源自群体自身的强烈需求，需要群体成员感同身受。^③ 由于分配不公，共同愿望无法实现，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会日益强烈，合法性认同就会逐渐丧失。个体层面的剥夺并不足以引起冲突，但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将贫困上升为群体意识，这种相对剥夺感就会迫使被剥夺者不再认同现存制度，一旦制度合法性丧失，冲突就在所难免。^④

虽然以“怨恨”解释极端主义的兴起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但经验性研究却大多会倒向“机会”。^⑤ 阿尔伯特·班杜拉 (Albert Bandura) 认为，“挫折”的定义过于宽泛，不仅包括干扰人们实现期望目标，还包括人身侮辱、承受痛苦、奖赏被剥夺，以及失败经历。^⑥ 正因为如此，怨恨引发的冲突并未此起彼伏。超越“怨恨”的“机会”之所以具有广泛解释力，不仅在于规避了“集体行动困境”，而且也在于传统的“怨恨说”无法解释为何，以及如何将愤怒长期维持下去。因此，“机会说”认为，作为一种高风险行为，斗争性集体行动并非是非怨恨集聚的产物，而是受某些选择性激励机制刺激的产物。詹姆斯·费伦 (James Fearon) 等认为，选择性激励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衰弱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低下意味着政府在财政和军事上处于劣势，颠覆成本低，削弱了反叛者对国家机器的恐惧。^⑦ 二是高回报的自然资源。控制自然资源不仅能削弱国家能力，而且也可用于激励成员参与斗争。^⑧ “机会说”解释了斗争追随者的问题，但也

- ① [美]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5 页。
- ② [美] 刘易斯·科塞 《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 页。
- ③ [美] 狄恩·普鲁特、金盛熙 《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 3 版）》，王凡妹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7 页。
- ④ Daniel E. Agbiboa, “Why Boko Haram Exists: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pective,”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3, No. 1, 2013, pp. 144 – 157.
- ⑤ 卢凌宇 《“怨恨”、“机会”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基于索马里内战的个案研究》，《国际论坛》2015 年第 5 期，第 63 页。
- ⑥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5 页。
- ⑦ James D. Fearon and David D. Laitin,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7, No. 1, 2003, p. 80.
- ⑧ 卢凌宇 《“怨恨”、“机会”与国内冲突的发生——基于索马里内战的个案研究》，第 63 页。

存在概念宽泛、理性假定解释局限等质疑。^① 因此，“怨恨”与“机会”理应互相支持。如果没有怨恨，机会无从谈及；如果没有机会，怨恨也无法实践。

（二）博科圣地遭受的怨恨

博科圣地遭受的怨恨来自国内结构矛盾与安全治理博弈。其中，宗教矛盾与经济剥夺反映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结构性问题，而领导人之死与地区反恐合作则构成一种博弈怨恨。

尼日利亚宗教格局大致形成于 20 世纪初。彼时，虽然英国在殖民战争中击败了索科托哈里发国，但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领导的豪萨—富拉尼圣战在尼日利亚北方培养的伊斯兰教正统派，会在冲突出现时以保守派的身份行动。^② 基督教被其视为“外来者”，甚至是“异教徒”。宗教间结构性冲突造成了宗教怨恨，焦点集中于南北双方对国家权力的争夺，对国家性质伊斯兰化与世俗化矛盾的认知。^③ 阿尔哈吉·谢胡·沙加里（Alhaji Shehu Shagari）总统曾推动建立“联邦伊斯兰教法上诉法院”^④，并将伊斯兰教法条款写入 1979 年宪法。^⑤ 易卜拉欣·巴达莫西·巴班吉达（Ibrahim Badamasi Babangida）总统秘密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OIC），迁都阿布贾，以及在北方 12 州推行伊斯兰教法，这些行动成为基督教徒担心国家伊斯兰化的理由。不过，民主化转型后这种担心转嫁给国内穆斯林。一是穆斯林群众对现状的消极感知。发生在卡杜纳州、高原州、包奇州的冲突，既是所谓“土著居民”与“外来定居者”的矛盾，又

① 卢凌宇《国内冲突的起源 “怨恨” 还是 “机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11 月 18 日，第 15 版。

② 李维建《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9 页。

③ 李文刚《尼日利亚宗教问题对国家民族建构的不利影响》，第 33 页；Marinus C. Iwuchukwu, *Muslim-Christian Dialogue in Post-Colonial Northern Nigeria: The Challenges of Inclusive Cultural and Religious Plur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Mohammed Usman, “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Nigeria: 1980–2012,” *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 No. 2, 2013; Akintunde E. Akinade, *Christian Responses to Islam in Nigeria: A Contextual Study of Ambivalent Encounte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李维建《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第 112—127 页。

④ 程迈《坎坷动荡转型路——尼日利亚的宪法改革与教训》，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1—253 页。

⑤ 1979 年宪法明确了伊斯兰教法与现代法律、传统习惯法一同作为尼日利亚三大法律体系的地位。参见 Yushau Sodiq, *A Histo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Islamic Law in Nigeri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42; 宪法条款参见 Section 247 (1),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1999*, Chapter VII, The Judicature, Part I, B – The Court of Appeal.

是对生存空间的争夺。^① 穆斯林不仅感受到国家权力被窃取的威胁，还体会到政府的偏心：穆斯林被肆意抓捕，而“惹是生非”的基督教徒却毫发无损。^② 二是穆斯林群体以此营造国际共鸣。北方伊斯兰学者借助媒体广泛参与国家政治，^③ 从中感受到“泛伊斯兰团结”（Pan – Islamic Solidarity）的精神力，体会到伊斯兰世界整体受挫的现实，由此产生被西方、基督教围攻的悲观情绪，搭建了一个国内外互通的情感共同体。这种经情绪加工而来的“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基地”组织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通道，传播载体便是萨拉菲主义。

经济怨恨的核心是南北贫困的自我认知与现实状况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全国性贫困是怨恨的前提。一是频繁的经济调整成效不佳。在萧条中调整，在调整中恶化，尼日利亚经济陷入严重困境。二是能源导向型经济弊端突出。石油经济应对国际风险能力不足，产业比例严重失调，国内经济深受“资源诅咒”的影响，且石油行业腐败严重。^④ 三是区域失衡现象严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歧视性分配”，^⑤ “建州计划”未考虑区域经济协调、互补、均衡等问题，石油收入也并未惠及北方。当地持续性的贫困状态有利于博科圣地在北方制造怨恨情绪。其二，南北实际贫困与自我认知差异是怨恨形成的基础。贫困是尼日利亚的全局性问题，但北方更甚。曾任尼日利亚央行行长的楚克乌玛·索鲁迪（Chukwuma Soludi）将北方普遍贫困化问题称为“北方现象”。^⑥ 尼日利亚南北方在贫困的自我认知上虽然相似，但实际情况却是南部远好于北方（见图1）。北方穆斯林逐步培养了“边缘化群体、北方落后的结构性与系统性”的群体意识，相对剥夺感迫使被剥夺者不再认同现存制度，制度合法性丧失，冲突在所难免。^⑦ 其所争取的不仅是现实利益，更是一种追求公正的政治诉求，乃至敌意情绪的发泄。因此，如果将活跃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的“油气寄生型”

- ①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The Crisis of Religious Politics and Secular Ideologie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8, pp. 216 – 217; 史静、周海金 《尼日利亚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探析》，《国际论坛》2014 年第 4 期，第 74—75 页。
- ②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71.
- ③ Muhammad S. Umar, “Education and Islamic Trends in Northern Nigeria: 1970s – 1990s,” *African Today*, Vol. 48, No. 2, 2001, pp. 127 – 150.
- ④ Hakeem Onapajo, Suzanne Francis and Ufo Okekeuzodike, “Oil Corrupts Elec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ote – buying in Nigeria,”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Issue 2, 2015, pp. 6 – 8.
- ⑤ Ojochenemi J. David, Lucky E. Asuelime and Hakeem Onapajo, *Boko Haram: The Socio – Economic Drivers*, New York: Springer, 2015, p. 94.
- ⑥ ICG, *Northern Nigeria: Background to Conflict*,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ecember 2010, p. 10.
- ⑦ Daniel E. Agbibo, “Why Boko Haram Exists: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Perspective,” *African Conflict and Peacebuilding Review*, Vol. 3, No. 1, 2013, pp. 144 – 157.

反政府武装^①同博科圣地相比，后者的形成机制、演变路径、解决方式等有着本质不同，博科圣地的冲突机制更倾向于抒发敌意情绪的非现实性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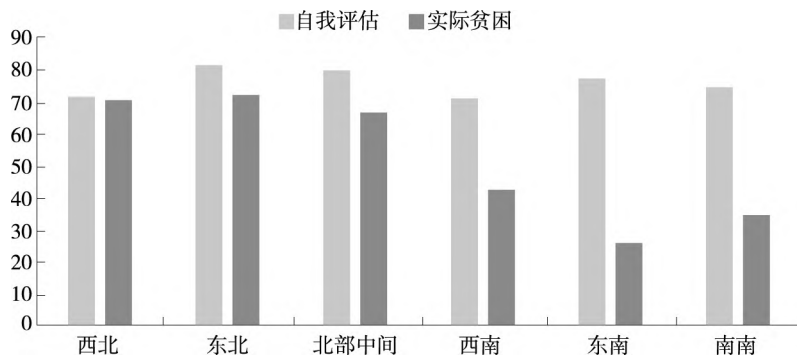


图1 尼日利亚南北地区贫困认知与实际贫困对比

Ojochenemi J. David, Lucky E. Asuelime and Hakeem Onapajo, *Boko Haram: The Socio - Economic Drivers*, New York: Springer, 2015, p. 90.

宗教矛盾与经济差距并非怨恨的全部内容，领导人优素福之死产生的怨恨是导致博科圣地从现实性冲突转向非现实性冲突的导火索。迈杜古里暴乱后，优素福之死成为博科圣地发展的转折点。谢考以“复仇”为由，通过舆论动员将其塑造成一位为伊斯兰事业奋斗的“殉难者”，^②以此唤起穆斯林群体的情绪共鸣。另外，周边国家的各自为战与多国联合部队的集体安全机制进一步激发了博科圣地的外部怨恨，针对尼日尔、乍得、喀麦隆的报复性回应也成为博科圣地地区化扩散的表现之一。

（三）博科圣地面临的机会

民主与专制并不必然与恐怖主义有所联系，^③贫困也并不必然导致恐怖主义。^④超越“怨恨”的解释并非抛弃“怨恨”单论“机会”，而是借助两者界定的模糊进行互构，以增强解释效果。总之，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主要机会在于尼日利亚政府的政治转型，而治理失当则是联结“怨恨”与“机会”的关键要素。

① 参见王涛《尼日利亚“油气寄生型”反政府武装探析》，《西亚非洲》2017年第3期，第142—160页。

② Élodie Apard, “The Words of Boko Haram: Understanding Speeches by Mohammed Yusuf and Abubakar Shekau,” *Afrique Contemporaine*, No. 255, 2015, p. 55.

③ 曾向红《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第82—84页。

④ Wisdom Oghosa Iyekepolo, “Boko Haram: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pp. 2216 – 2219.

1. 尼日利亚国内政治结构的机会

有研究认为，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多产生于最高权力封闭而立法机关实行选举的“半开放”型国家，^① 博科圣地却在所谓的“民主开放”国家中蓬勃兴起，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尼日利亚民主转型中的不应期。

首先，频繁政变消耗政府公信力。20 世纪 80 年代“麦塔特斯尼暴动”与博科圣地先后处于强权军政府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拐点。1999 年以前，军事政变是尼日利亚政治的核心线索，豪萨－富拉尼与穆斯林长期控制着国内政治走向。“建州计划”“分区制”“总统轮换制”逐步消解了北方优势。为此，宗教激进派领袖阿布巴卡尔·古米（Aboubakar Gumi）以分裂来抵制基督教总统上台。^② 有研究认为，2003 年 12 月底卡纳马冲突的导火索便是穆斯林判定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连任。^③ 其次，民主化转型削弱政府控制力。军政府时代的强权高压完全抑制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转型给尼日利亚北方穆斯林政治精英带来机会。第二共和国将伊斯兰教法列入联邦法律体系，1999 年北方伊斯兰教法改革都是政治制度框架下“合理”且“合法”的行为。^④ 北方地区伊斯兰化作为宗教问题在政治领域的映射，不仅使 71% 的穆斯林乐于将伊斯兰教法上升为官方法律体系，^⑤ 而且成为极端意识形态中反对一切非伊斯兰文明行为的理论与制度基础。^⑥ 最后，党派斗争营造了博科圣地合适的生存空间。一是博科圣地与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问题上互做文章。博科圣地以此制造南北矛盾，^⑦ 获取穆斯林资助；^⑧ 总统候选人则利用打击博科圣地谋求政治支持。^⑨ 二是塑造博科圣地的政治暴徒身份。除早期作为竞选工具外，人民民主党

① 胡雨 《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政治伊斯兰生成机制》，第 7—8 页。

② Toyin Falola, *Violence in Nigeria: The Crisis of Religious Politics and Secular Ideologies*,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8, pp. 126 – 127.

③ David Cook, *Boko Haram: A Prognosis*, Huston: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ice University, December 2011, p. 10.

④ Yushau Sodiq, *A Histo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Islamic Law in Nigeri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62.

⑤ Pew, *The World's Muslims: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Washington D. C.: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013, p. 15.

⑥ Mohammed H. A. Bolaji, “Between Democracy and Federalism: Shari’ ah in Northern Nigeria and the Paradox of Institutional Impetuses,” *Africa Today*, Vol. 59, No. 4, pp. 93 – 117.

⑦ Benjamin Maiangwa and Ufo Okeke Uzodike,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Boko Haram Terrorism*, Doha: Al Jazeera Centre for Studies, July 2012, p. 3.

⑧ Peter Mbah, Chikodiri Nwangwu and Herbert C. Edeh, “Elit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Boko Haram Insurgency in Nigeria,” *TRAMES*, Vol. 21, No. 2, 2017, p. 183.

⑨ Ali Abare Abubakar, “Nigerian Skeptical Vote Delay will Aid Boko Haram Fight,” *USA Today*, February 17, 2015,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5/02/17/nigeria-boko-haram/23344279/> [2021-04-15].

(PDP) 借博科圣地维护一党独大;^① 而在该党内部, 失败者也会通过博科圣地报复对手。^② 反对党则借博科圣地抵制人民民主党势力向尼日利亚北方延伸, 其中以各方对“国家紧急状态”的不同解读最为明显。^③

2. 治理失当下“怨恨”与“机会”互构

如果缺乏国家保护和政府管理, 国家就无法获得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增长。^④ 但是在尼日利亚, 安全治理反而成为推动博科圣地长期化与扩散化的关键因素, “怨恨”与“机会”借此互构。

首先, 反恐的制度设计局限性较大。2011 年 2 月, 《恐怖主义(预防)法案》(简称“反恐法案”)明确了恐怖主义的相关威胁, 以及涉及司法程序与人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但受现实问题的影响, 该法案的效力存在局限性。其一, 反恐法案因政治隔阂效力成疑。在政治解决博科圣地的过程中, 古德洛克·乔纳森总统(Goodluck Jonathan)借博科圣地寻求连任, 此举使后者不信任州政府高层的停火方案, 而且激化了北方政治精英的不满情绪, 使反恐法案在北方的执行力受限。其二, 恐怖主义身份标签强化了武力解决可能。标签的出发点在于希望以此获取美国的反恐援助, 并防止博科圣地借和谈谋发展。^⑤ 军方的武力压制使博科圣地认为该组织的暴力行为是对政府粗暴手段的正确回应, 并非恐怖主义。其三, 军费支出与民生支出的两难。过度的安全开支势必会挤压本就紧缺的社会支出, 并不利于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 且易滋生腐败。^⑥ 但是, 安全支出的不足又会严重制约部队战斗力。^⑦

其次, 军事应对的效果不足。这一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一是情报机构失职导致政府失去先机。迈杜古里暴乱后, 情报机构对解决问题盲目自信, 而且基于

① Azeez Olaniyan and Lucky Asuelime, “Boko Haram Insurgency and the Widening of Cleavages in Nigeria,” *African Security*, Vol. 7, No. 2, 2014, pp. 100 – 102; ICG, *Curbing Violence in Nigeria (II):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p. 15; Peter Mbah, Chikodiri Nwangwu and Herbert C. Edeh, “Elit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Boko Haram Insurgency in Nigeria,” *TRAMES*, Vol. 21, No. 2, 2017, p. 184.

② Peter Mbah, Chikodiri Nwangwu and Herbert C. Edeh, “Elite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Boko Haram Insurgency in Nigeria,” p. 184.

③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203.

④ 刘鸿武、方伟 《国家主权、思想自立与发展权利——试论当代非洲国家建构的障碍及前景》, 《西亚非洲》2012 年第 1 期, 第 6 页。

⑤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p. 284 – 285.

⑥ Frances Martel, “Nigeria Arrests Soldiers Supplying Arms to Boko Haram,” *Breitbart*, February 10, 2016, <http://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16/02/10/nigeria-arrests-soldiers-supplying-arms-to-boko-haram/> [2021-04-15].

⑦ Caroline Varin, *Boko Haram and the War on Terror*, p. 80.

“麦塔特斯尼暴动”的固有经验对优素福之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①此外，军警情报机构因隶属关系不同引起不良竞争，限制情报工作在行动中的作用，^②多次出现对谢考死亡的误判，间接塑造了谢考“所向无敌”的形象。^③二是战斗力不足与暴力滥用导致社会民众分化。民间武装因政府军战斗力不足以求自救，但与此同时，部分民众却因政府滥用暴力转而同情博科圣地。^④无差别攻击强化了民众对政府的怨恨，变相推动博科圣地招募人员。而且，由于卡努里的跨界属性与博科圣地较为单一的卡努里成分，^⑤这一情感联系极易产生外溢效应。三是周边关系龃龉导致早期合作猜疑。历史上，尼日利亚先后因巴卡西半岛归属、乍得湖资源分配与喀麦隆、乍得发生军事冲突，既往成见使政府误判周边国家在暗中支持博科圣地，^⑥强烈猜疑造成早期安全合作推进不利。

最后，政治手段的协调性欠佳。具体表现为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国内与国际、“诚意与时机”的协调问题：当时，在北方各州政府寻求政治解决危机之时，联邦政府却于2011年2月签署反恐法案，直接将博科圣地作为打击对象，首轮谈判无果而终。随后，为追随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尼日利亚政府放弃政治解决转而将博科圣地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使谈判成为极端主义者抨击政府缺乏诚信的口实。与此同时，美国流于形式的制裁对以本土为主的博科圣地而言毫无影响。此外，由于《莱希修正案》（Leahy Amendment）中的人权条款，美国甚至一度因尼日利亚政府忽视人权保护而拒绝后者的军购请求。^⑦最终，政府治理失当与合作不力使博科圣地引发的安全问题长期存在，且逐步外溢扩散至周边国家。

“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主要机制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单一的“怨恨”与“机会”更侧重分析宏观与结构性矛盾，而二者互构却可以在微观和个体层面映射出组织差异问题，这一转变使伊斯兰

-
- ①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 144.
② ICG, *Curbing Violence in Nigeria (II):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p. 32.
③ Habibu Yaya Bappah, “Nigeria’s Military Failure Against the Boko Haram Insurgency,”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Vol. 25, No. 2, 2016, p. 152.
④ Rebecca Savastio, “Boko Haram: Why is Membership Rising?” *Liberty Voice*, September 10, 2014, <http://guardianlv.com/2014/09/boko-haram-why-is-membership-rising/> [2021-04-02].
⑤ Atta Barkindo, *Understanding Boko Haram’s Factional Structure*, p. 8.
⑥ 杨广生 《尼日利亚对外关系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页。
⑦ Oren Dorell and Jim Michaels, “U. S. Aid for Nigeria Likely to Be Limited to Guidance,” *USA Today*, May 7, 2014,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4/05/07/nigeria-us/8810113/> [2021-04-03].

极端主义本身的内在特性得到应有重视,从而提升安全治理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一) “韧性”: 组织能动视角下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生存与扩散机制

“基地”“伊斯兰国”在各方打击下或蛰伏、或土崩瓦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衰退似乎意味着极端主义“军事治理”的成功。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如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却在政府打击下延续发展数十年,主流的“治理说”及其延伸来的“国家能力不足说”在非洲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或有其局限性。一是“治理说”内含一种假定,即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具有相似性,乃至相同的发展逻辑,差异仅是活动区域的不同,反映出“军事—安全”治理的宏观与结构性特征。二是对能力的认识标准不同,即或许存在反叛力量强于政府的极端情况,但就绝大多数而言,非洲国家的能力依然远超极端主义,尤其是军事能力。但以此为标准,强如欧洲、弱如非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极端主义安全问题,甚至在非洲大陆,政府如果强化与极端主义的安全博弈甚至会产生越反越恐的困境。基于此,军事安全治理与极端主义生存、衰退之间的因果联系或许并无外界所认知的那般直接紧密。因此,通过转换视角,从组织本体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对认识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主义的生存与扩散问题,提升治理有效性更具拓展意义。

“适者生存”反映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在“韧性”(Resilience)。韧性、个体能动性、安全治理三者结合的重点是关注在“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下主动创造安全,从而实现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①这种转变既包含极端主义的生存、扩散机制,又体现出政府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调整。有关韧性的研究始于材料学,本意为“反弹”“恢复”,随后由霍林(C. S. Holling)引入生态领域,^②并逐渐向多学科延伸,形成了“均衡论”与“演化论”的不同视角,^③以及基于“心理逆境”与“系统过程”的研究路径。^④与之相似的概念还有“弹性”与“恢复力”。相比而言,“弹性”与“恢复力”侧重反映系统

① 马晓雪、刘阳 《“冰上丝绸之路”安全风险的韧性治理》,《东北亚论坛》2021 年第 4 期,第 97 页。

② Crawford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Vol. 4, 1973; Roberta R. Greene, Colleen Galambos, Youjung Lee, “Resilience Theory: Theoretical and Professional Conceptualization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Vol. 8, No. 4, 2004.

③ 汪辉等 《恢复力、弹性或韧性?——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研究领域 “Resilience” 一词翻译之辨析》,《国际城市规划》2017 年第 4 期,第 32—33 页;李红波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地理科学》2020 年第 4 期,第 557 页。

④ 诸彦含等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的保护性资源建构》,《心理科学进展》2019 年第 2 期,第 358 页。

在遭受打击后回到平衡状态的能力，属于“均衡论”范畴。“韧性”则更强调抵抗外来干扰而不损毁之意，以及持续不断的适应、学习和创新过程，^①强调转型而非维持，属于“演化论”范畴。虽然对韧性的理解有着不同侧重，但稳健性、容错性、适应性、生存性与敏捷性是韧性的共有特征，^②是一个能覆盖个体、团队、组织三个层面的系统。

首先，个体韧性。在心理路径下，个体韧性即为员工韧性，是个体心理韧性在工作场所的具体表现，是个体通过网络关系学习、适应的行为，是逆境中积极应对不利情境的一种“心理—行为”过程。^③个体是由自组织、自均衡的结构建构的，以具有集体身份的个人为先决条件。^④也就是说只有成为集体的一员，个体身份的凝聚才显得有意义。而且在相关的组织管理研究中，当个体疲于应对外部威胁，且自身心理资源日益枯竭时，便可通过组织资源获取支持。^⑤

其次，团队韧性。团队韧性是团队成员共同应对外部刺激而引发的人际交互，是团队成员利用个体或群体资源，积极适应逆境的社会心理过程；也是团队成员基于共同应对信念的一种动态社会心理过程，表现为成员共同认知、共同动机或共同情感的集体心理状态。^⑥团队之所以不同于群体，主要在于成员规则起到了聚合作用，而这一特征与温特的类属身份概念相似，也就是说“只有具有社会内容与意义的相同特征才能构成类属身份”^⑦，而非仅是普通群体与乌合之众。

最后，组织韧性。在系统路径下，组织韧性受稳健性影响较大，最初适用于单一稳定状态下的恢复与平衡能力，而非适应性。在心理路径下，组织韧性来自个体或集体的“心理—行为”过程，并在个体韧性基础上突出适应性与快速反应能力，^⑧凸显面对外部威胁等非常态环境下的恢复与创新能力。^⑨立场感知、

- ① 汪辉等 《恢复力、弹性或韧性？——社会—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研究领域中“Resilience”一词翻译之辨析》，第37—38页。
- ② Seyedmohsen Hosseini, Kash Barker, Jose E. Ramirez – Marquez, “A Review of Definitions and Measures of System Resilienc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and System Safety*, Vol. 145, 2016, p. 47.
- ③ 诸彦含等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的保护性资源建构》，《心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2期，第358—359页。
- ④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21页。
- ⑤ 诸彦含等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的保护性资源建构》，第362页。
- ⑥ 诸彦含等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的保护性资源建构》，第359页。
- ⑦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221页。
- ⑧ Larry Mallak, “Putt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o Work,” *Industrial Management*, Vol. 40, No. 6, 1998, p. 8.
- ⑨ Martina K. Linnenluecke, “Resilience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A Review of Influential Publications and a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19, 2017, p. 1.

情境整合、战略制定与执行构成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① 其结果既能是“恢复原状”, 又能是“超越原状”。^② 组织韧性的产生与发展, 依赖个体成员塑造积极的情绪, 依赖组织在危机情境下的存在状态和实际资源调配。

因此, 基于演化论视角和心理、系统的研究路径, 本文将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韧性机制理解为: 面对政府安全治理的结构压力时, 极端主义者通过激励个体、巩固团队, 维持组织生命力与谋求发展的策略过程。其核心在于能够承受一系列改变后仍保持功能与结构的控制力、进行自组织的能力、具有建立和促进学习自适应的能力。^③ 这一韧性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一是类型结构。在外部结构压力下, 极端主义的攻击行为与蛰伏行为并存。因此, 博科圣地的韧性同样可以内化为攻击与防御两种类型。攻击韧性强调改变, 防御韧性注重维持, 两者塑造了韧性的基本结构。^④ 二是平衡特征。在韧性基本结构下, 极端主义不会因政府安全政策的细微变化而迅速调整其策略, 同样也不会对政府的安全治理举措无动于衷, 伺机而动是其保持韧性的关键, 更是极端主义在发展与生存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三是层次特性。对极端组织而言, 塑造单一个体的韧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组织层面的韧性建构。反之, 组织韧性的实践同样需要个体的一致努力。另外, 当个体疲于应对消极情绪时, 组织资源又为其提供支持。在博科圣地内部, 派系特性在个体与组织间嵌入了团体因素, 进一步凸显韧性机制的层次性。

(二) 博科圣地韧性的一种理论解释

韧性的核心在于通过改变结构、过程和功能来应对干扰, 以提高其生存能力, 这类似于温特提出的社会习得与模仿过程。韧性是在个人与代际之间传播行为决定因素的文化选择机制,^⑤ 并作用于个体和组织的发展, 以延续组织生命力。但这一机制反映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状态, 超越“怨恨”与“机会”, 博科圣地通过“习得—模仿—学习—创新”建构了一套兼容消极与积极因素的韧性机制。

1. 韧性的基础: 习得

作为语言学的核心概念, 斯蒂芬·克拉申 (Stephen Krashen) 将“习得”定义为“在自然条件下的语言环境中非正式与下意识学习”, 依据在于自身所具有

① Deniz Kantur, Arzu Iseri - Say,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 Conceptual Integ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Vol. 18, No. 6, 2012, p. 762.

② 诸彦含等 《组织中的韧性: 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的保护性资源建构》, 第 359—364 页。

③ 李红波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 第 557 页。

④ Elena Alexandra Mamouni Limnios et al., “The Resilience Architecture Framework: Four Organizational Archetypes,”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2, 2014, p. 106.

⑤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秦亚青译, 第 318 页。

的“语言习得装置”，习得过程即为激活“语言习得装置”的过程。^① 习得注重表达意义，而非表达形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获得，^② 突出了环境功能与后发意义，体现出一个动态的内化过程。虽然语言学研究认为克拉申将“习得与学习”二分的做法割裂了直觉与理性，^③ 但克拉申的“习得/学习”假说为阐释极端主义生存的韧性机制提供了基础，即习得是一种下意识行为，且没有习得，学习就没有基础。习得的对象正如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提出的“背景性知识”，是一种无意识、无以言明、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具有地方性、具体性、自下而上的特点。^④ 因此，作为韧性的基础，习得与背景性知识具有同源性。基于此，博科圣地韧性的习得来自宗教与族群两种路径。

一方面，宗教信仰在非洲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宗教势力也是该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中的重要一环。^⑤ 因此，宗教习得路径体现出宗教世界观、方法论等理念的內化过程。虽然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是一种黑人式的、宽容的伊斯兰教，^⑥ 但该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认同方面的“文化断层”现象极为突出，^⑦ 民主化转型后的尼日利亚尤其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后，尼日利亚北方政治精英极力推动北方 12 州的伊斯兰化，此举进一步割裂了国内社会，加剧了不同宗教身份的自我界定与外部塑造，^⑧ 从而使宗教群体将自身命运内化于国内政治进程，其负面效果便是各宗教群体对国内政治权力变革异常敏感。而优素福反对“西方文化与西式教育”、谢考叫器建立“伊斯兰理想国”等都以此为理念渊源。

另一方面，部落社会的分裂性与离散性是独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上面临的巨大挑战。^⑨ 因此，族群习得路径反映出以族群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內化过程。西方政治制度使尼日利亚政党政治在早期便带有族群与地方色彩，不具备统领全局、整合分歧的视野。^⑩ 这一特征契合了撒哈拉以南非洲极端主义

① Mark Lowe,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A Reappraisal,” *World Language English*, Vol. 4, No. 1, 1984, pp. 81–82.

② Paul Thatcher,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 Theory Matt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Vol. 38, No. 2, 2000, p. 165.

③ Mark Lowe, “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A Reappraisal,” p. 84.

④ 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第 189 页。

⑤ [英] 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4 页。

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四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2013 年版，第 194 页。

⑦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13 年第 3 期，第 52 页。

⑧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极端化及其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⑨ 刘鸿武：《非洲发展路径的争议与选择》，《当代世界》2012 年第 12 期，第 37–38 页。

⑩ [美] 凯文·希林顿：《非洲史》，赵俊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2 年版，第 531 页。

基于族群理念的活动轨迹，造成族群矛盾尖锐程度与极端主义流行程度呈正相关性。^① 博科圣地便是借卡努里的跨界属性与国内的边缘化地位，营造出东北部（卡努里）与西北部（豪萨—富拉尼）的对立情绪，^② 使其具有族群与宗教杂糅的特点。^③

需要说明的是，克拉申的“习得/学习”假说对于区分温和伊斯兰与暴力伊斯兰同样有所帮助，作为韧性的基础，将伊斯兰教、族群视为极端主义者的习得，并不意味着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极端主义。伊斯兰教包含宗教信仰、宗教情感、宗教理论、宗教文化、宗教组织等要素，而“伊斯兰”更是一个囊括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潮、特定组织与国家的复合概念。^④ 因此，极端主义仅是部分群体的特殊实践。

2. 韧性的开端：模仿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认为，社会就是模仿，每一种新的发明与创造，即为大家所模仿。人与人之间越是接近则模仿的成分越大，社会关系也越亲密，社会就由这种模仿作用而趋于巩固和发展。^⑤ 模仿过程不仅是理念传播，也是从“背景性知识”逐步向“表象性知识”转变的衔接。

为什么会产生模仿？温特认为，当行为体自我意识到他们是“成功”的行为体时，模仿就会产生。^⑥ 而对成功的认定，既可以是“权力”与“财富”等物质属性，又可以是“声望”等精神属性，这意味着模仿具有主动性与方向性。对极端主义这类高风险组织而言，无方向探索的失败成本非常高昂，因此模仿将会是实践韧性的开始。如何梳理博科圣地的模仿轨迹？基于塔尔德的观点，模仿会呈现从内心走向外表、从高位走向低位，以及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如此，博科圣地韧性的模仿过程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对本土文化的模仿优先于外来文化。模仿对象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基于更加有力、更加普及的古老发明。^⑦ 因此，无论是优素福、谢考或是巴纳维，

- ① 王涛、宁彧 《萨拉菲主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极端化及其影响》，第 52 页。
- ② Abdul Raufu Mustapha, *Ethnic Structure, Inequality and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Nigeria*,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November 2006, p. 10.
- ③ Jochen Stahnke, “An Account from Diffa, Niger about the War with Boko Haram”, *Sahel Blog*, July 16, 2015, <https://sahelblog.wordpress.com/2015/07/16/guest-post-an-account-from-diffa-niger-about-the-war-with-boko-haram/> [2021-05-02].
- ④ 刘中民 《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5 期，第 5—6 页。
- ⑤ 邓伟志主编 《社会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 页。
- ⑥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 318 页。
- ⑦ [法]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 《模仿律》，柯道宽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4 页。

他们对福迪奥圣战、卡努里辉煌历史等尼日利亚本土文化的模仿始终优先于外来文化，由此解释了博科圣地的活动为何集中于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乍得湖周边地区。事实上，青年党的索马里情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阿尔及利亚因素亦是如此，这也印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区域化发展的特质。

其次，模仿处于中心地位的极端主义。同质化以及得以快速复制的路径，使极端主义如同病毒感染一般保证了生存基础。伊斯兰极端主义体系化、网络化发展使其具有权力色彩，处于权力中心地位的“基地”“伊斯兰国”以声望、战术、理念等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争相模仿的对象。博科圣地在此过程中先后获益，从模仿“基地”的组织方式，到模仿伊斯兰国的“建国”举措，乃至后期的无人机战术，博科圣地一步步具有了推动斗争常态化发展的能力。

最后，模仿会导致追随者快速增长。每一个社会事物都要在自己的社会环境中扩张，具有内在异质性的追随者通过模仿获得身份与利益，使母本趋于较高级程度的同质化，以实现快速增殖。^① 因此，无论是优素福、谢考或是努尔等人，模仿的落脚点是在尼日利亚国内塑造“圣战”声誉，扩大动员基础，以此获取外部认同。也正是因为模仿，才会使外界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了相似的判断。

3. 韧性的发展：学习

极端主义者的暴力行为是有意识的实践，冲突与战争行为更是一种集体的复杂行为，是高层次社会学习的结果，不能仅通过模仿获取，更依赖有意识的、系统的学习。班杜拉将学习分为“由反应结果引起的学习”与“从示范过程中的学习”两类。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利用信息功能，区别在于前者从直接经验中获取，包含试错过程；后者则基于观察别人，内含模仿过程。^② 模仿与学习作为一组具有内在关联的概念，安德鲁·卡尔奇（Andrew Karch）等对此作出了区分，认为模仿更为宽泛，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不理性”，学习则反映出学习者有意识、系统的知识获取，注重“成本－收益”，关注样本的内在价值。^③ 学习的重点在于有所收获，且学习的对象应该是经过大脑反思，强意识、抽象、可以言明的“表象性知识”。^④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 318 页。

②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23 页。

③ Andrew Karch, “Emerging Issu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State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Vol. 7, No. 1, 2007, p. 59.

④ 秦亚青 《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第 188 页。

作为韧性机制的发展环节,博科圣地的学习过程同样存在“经验学习”与“示范学习”两类。其中,经验学习来自斗争过程中不断试错后的经验总结,即通过政府、民众、成员的反应,基于某种预期,以强化某种行为,且会伴随示范学习。不过,由于人类大多数行为是通过示范过程而观察学会的,^①该组织的学习重点还在于示范,且具有“观念”与“行为”两类路径,会受到注意、保持、运动再现、动机四个过程的影响。^②在观念示范下体现为极端主义者对萨拉菲主义极端思想的不同理解。与“伊斯兰化”习得过程不同,“萨拉菲化”传播过程体现出有意识的学习过程。萨拉菲主义作为一种遵经重古的行为方式,有意识地将伊斯兰传统代入现代世界,而作为学习者的博科圣地,先后塑造出教团型与反政府武装型的不同类型,便是不同领导人学习萨拉菲主义的成果,进而反映在不同的实践倾向。在行为示范下,学习突出表现为训练袭击战术。在“怨恨”解释中,攻击训练被排除在外。但事实上,在分析一切有组织的冲突时,应该考虑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即包括恐怖袭击在内在有组织的复杂行为,战术训练能够起到重要作用。^③对博科圣地而言,诸如谢考对贝尔穆赫塔尔犯罪集团式“敛财”的过度使用、对青年党自杀性炸弹袭击战术的大规模使用,以及西非省对中东地区极端主义利用无人机侦察的经验借鉴,便是在模仿基础上融入自身需要进一步学习实践的结果。

4. 韧性的强化: 创新

“创新”作为一种言语武器,本意是寻求主动变革,但兼有颠覆现存政治秩序的概念内涵。^④这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默顿认为,创新是个人适应“文化所诱发的过高愿望同组织这些愿望实践的社会结构性障碍之间”断裂所采取的方式,即接受社会倡导的目标,拒绝采用制度化手段,易成为犯罪行为。^⑤创新从何而来?班杜拉认为,创新来源于示范,示范促使新风格的创造性发展。^⑥没有示范,创新将没有基础,也毫无意义。但如果创新者的实际能力远逊于示范者,那么这种创新的努力会由于不恰当比较而自我

①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第 18 页。

②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第 18—23 页。

③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译,第 255 页。

④ Benoit Godin: “Innovation: A Study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a Concep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Vol. 10, No. 1, 2015, pp. 45 – 46.

⑤ 邓伟志主编 《社会学辞典》,第 77 页。

⑥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第 40 页。

贬值。^①虽然通过“突出榜样引进新行为”^②能够实现个体创新到集体创新的扩散，但对博科圣地来说，实现创新更依赖领导者的个人认知，而追随者的从众又使创新还需依靠集体的组织化水平，包括行动者的可辨识性、集体的结构化程度、集体任务的清晰度、技术的可行性等方面。^③

正是对创新的不同理解与实践保证了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的韧性，并反映出自身的独特性。其中，实施高压下的稳定，以及填补政府基层治理缺位现已成为撒南非洲极端主义的共有创新。^④这与非洲政府基层治理缺位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在特殊性方面，优素福奠定了博科圣地的文化创新方向，他关于“反西方文化批判”不仅切准了尼日利亚的社会痼疾，更是其继承、融合、批判“伊扎拉”“扎克扎齐”“麦塔特斯尼”等理念后的创新。^⑤在具体实践上，优素福与政治结合以及底层策略保证了博科圣地初期所需的生存空间。谢考在文化基础上，以“氏族”和“战争经济”扩宽了其“圣战”内涵，虽然一度将博科圣地推至顶峰，但偏离了优素福的构想和传统“圣战”的轨迹，最终归宿只能是孤立无援。“国际主义派别”不仅回归优素福理念，而且明确提出了沙里亚法的治理“处方”。^⑥此举不仅有助于接轨“国际圣战”以获取资源，而且重新拾起优素福的基层社区治理，再次为博科圣地赢得生存空间。综上，创新使博科圣地不仅独具风格，而且具有一定的批判和纠偏能力，保障了组织的生存与扩散。

结语

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长期性与扩散性研究大部分归因于“非洲国家能力不足”这一机会原因，但就尼日利亚和博科圣地而言，这一重视

- ①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第40—41页。
- ② [美] 阿尔伯特·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陈欣银、李伯黍译，第42页。
- ③ 李贺楼、曹峰 《组织化水平与集体越轨：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50页。
- ④ John Lee Anderson, “The Most Failed State,”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4, 2009,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9/12/14/the-most-failed-state> [2021-04-06]
- ⑤ Alex Thurston, “Abubakar Gumi’s al-’Aqida al-Sahiha bi-Muwafaqat al-Shari’a: Global Salafism and Locally Oriented Polemics in a Northern Nigerian Text,” *Islamic Africa*, Vol. 2, No. 2, 2011; Roman Loimeier, “Boko Haram: The Development of a Militant Religious Movement in Nigeria,” *Africa Spectrum*, Vol. 47, No. 2/3, 2012; Raffaello Pantucci and Sasha Jespersen, *From Boko Haram to Ansaru: The Evolution of Nigerian Jihad*,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April 2015; 刘鸿武、杨广生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问题探析》，第55—56页；李维建 《解读“博科圣地”：宗教研究的视角》，第118—119页。
- ⑥ Jacob Zenn, *Leadership Analysis of Boko Haram and Ansaru in Nigeria*, p. 23.

整体性而忽视组织个体差异的答案或有其局限性。为此,本文在梳理博科圣地演进历程与扩散轨迹的基础上,围绕“怨恨”与“机会”两个面向分析了该组织长期性与扩散性的主要原因,进而概括出这一问题背后存在的韧性机制。

对博科圣地来说,包含政府转型在内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源于国内宗教格局、经济剥夺等因素形成的“怨恨”同样关键,而治理失当是推动“怨恨”与“机会”互构的重要因素。因此,虽同为撒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表,但博科圣地既没有索马里青年党军阀混战的经历,也异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嫡系出身,其理念与实践沿着从“基地”向“伊斯兰国”发展转变的同时融入自身特色。基于上述差异,本文尝试总结了博科圣地生存与扩散机制,以求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具体而言,韧性是该组织长期斗争的产物,兼具攻击与防御的实践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化水平。基于韧性的构成,博科圣地从非洲大陆普遍存在的宗教、族群问题中“习得”,但由于“模仿”的不同,“学习”的差异,最终在所谓“创新”中成为独具风格的一方。

对博科圣地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有必要把握上述韧性的内涵,即如果该组织继续坚持现行“军事-安全”框架,那么其韧性将会延续。事实证明,2018年乍得湖地区国家强化反恐合作后,只取得短暂效果,但激起博科圣地的跨界报复,甚至在新战术的加持下一度迫使联军陷入被动。当前,随着谢考死亡,伊斯兰国开始推动西非省与谢考派整合,其与“基地”的“圣战”领导权之争将会在萨赫勒西部再次上演,当地“圣战”格局也将重新洗牌。其中,曾有“尼日利亚塔利班”之称的博科圣地是否会以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斗争经验来谋求新发展将是一大重要变数。

最后,韧性这一概念的出发点虽是对博科圣地长期性与扩散性的抽象概括,但对探寻萨拉菲主义“中间地带”^①的组织差异性同样具有一定价值。也就是说,这些组织虽面临“背景性知识”与“表象性知识”的不同,但“习得-模仿-学习-创新”的机制链条并未因知识的不同而有所缺失。基于这一认识,未来对撒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研究在保证整体、结构性认识的同时,或应更多地关注组织个体差异问题,以提升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责任编辑:贺杨)

① 有关萨拉菲主义核心、中间、边缘地带的论述可参见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8—114页。

market. However,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OVID – 19 epidemic, locust plague and the huge demand for food, many African countries have changed their attitudes and have begun to take a positive view of GMO.

Keywords: Africa, food security, food crisis, green revolution, GMO

Author: Xu Zhenwe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

The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f Boko Haram: Reasons and Mechanism

Ning Yu and Zeng Xianghong

Abstract: The threat of Islamic extremism in sub – Saharan Africa is rapidly increasing. Boko Haram is not only a long – term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igeria, but also a threat even to west Sahel region. The “Opportunity” factor of insufficient capacity of African government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n Boko Haram. Unfortunately, Boko Haram has been able to remain highly active although Nigeria has enhanced its anti – terrorism cooperation with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has reviewed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of Boko Haram, and has analyzed the main reasons for its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based on “Grievances” and “Opportunity”, and has summarized Resilience Mechanism of Boko Haram based on “Learning – Imitation – Learning – Innovation”,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Boko Haram. From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the study of the reasons and mechanism for the evolution and diffusion is conducive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sub – Saharan Africa.

Keywords: Boko Haram, Nigeria, extremism, regional security, resilience

Authors: Ning Yu, Lecture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 Zeng Xiangho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

Contemporary Burkina Faso’s Multi – Religious Coexistence Model and Its Challenges

Shi Yongkang

Abstract: Multi – religious coexistence means that two or more religious groups share